

八達嶺

热爱家乡征文集锦



前言

陈超

有的人曾游览过举世闻名的八达岭万里长城，却不知八达岭就座落在延庆县的县境；许多人吃着用着永定河的水，却不知官厅水库有三分之一在延庆县内；有的人在干涸多年如今又碧波荡漾的十三陵水库中泛舟，却不知这是由白河水穿过十四华里隧洞、几座凌空飞架的渡槽和几十公里水渠创造出的奇迹。在不了解延庆的人头脑中，延庆是穷、落后、荒凉、寒冷的化身。就是有的延庆人自己也没有完全认清延庆的价值，就象楚王捧着没有琢磨的和氏璞玉一样。

延庆的美，如丝毫不加修饰的村姑。向西流淌清清的妫河，高低起伏的山峦，群山环绕的延庆县盆地，星罗棋布的村庄，那春天绿草香花呈现出勃勃生机，那夏季中绿烟如云的山峦田野，那用丰收景装扮成的彩秋，那红妆素裹的北国风光，不都是田园诗般的美景吗？再加上北京十六景之一神峰列翠山清水复龙庆峡，华北最大的原始次生林——古木参天山清水秀的松山，距今一亿四千万年以前的古木化石群，以及玉都山、滴水壶、黑龙潭、莲花山、珍珠泉和天门关等景点，许多景点又都附有美妙的传说，更为延庆增添了迷人的色彩。

千百年来，延庆的大地在默默无私地做出奉献。名列全国之冠的国光苹果，用途多广的山珍苦杏仁，个大汁足、甜如冰糖的玉皇李子，年产达三亿斤优质黄玉米，几百万斤土豆，以及各种杂粮、蔬菜，除了满足本县的需要，还供应着首都，有的甚至远销国外。此外延庆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地材资源、畜牧草场资源。延庆不是冷吗？冷也是一种优势，夏季可以避暑，冬季龙庆峡可以搞冰雕展览。延庆有的地区不是风大吗？风力也是一种资源。可以搞风力发电。延庆经济落后吗？落后是事实，但是也有不少有利因素，延庆的沙荒地多，适宜建厂；污染极少，适合发展食品工业；发展起步晚，可以借鉴前人经验，少走弯路。

延庆的人民勤劳而有智慧。历史上，延庆曾演出过许多幕悲壮的历史剧，从炎帝黄帝大战到燕赵争雄，从秦朝的王次仲创造出“隶书”文字取代篆书到义和团运动和民国初年的“砸旗产”事件和“松山”事件，无不体现出延庆人民的勇敢和智慧。革命战争年代，延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是英雄辈出，爆破英雄李明及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平北司令部机密的杨金花等就是代表。全国解放以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延庆人民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迈进。

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四有”教育中，热爱家乡热爱延庆的教育自然而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虽然延庆比起全国部分兄弟县落后，发展慢一些，但是延庆仍然是值得我们热爱的，因为延庆二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组成部分；延庆二十五万人口包含在祖国十亿人口之中。热爱祖国是具体的，不热爱家乡，不热爱延庆，就不是一个完全彻底的爱国主义者。

为了激发人们热爱延庆、建设延庆的热情，一九八六年，延庆县委宣传部、县五四三办公室与县文化文物局、县文化馆、县创作学会等十一个单位举办了热爱家乡、热爱延庆的征文活动，这本专集，就是在选取了部分征文作品基础上汇集而成的，特别是县文化馆在其中做了大量工作。如果人们看到这本书增加一些对延庆的了解，更加激发对延庆热爱，以“开拓进取、拚搏向上、不甘落后、艰苦奋斗”的延庆精神，把延庆这颗塞外明珠揩拭得更光彩夺目，就算是达到了这次征文的目吧！

群众文化干部简介

杨 鸿 儒



杨鸿儒同志，一九四四年参加革命工作，现已离休。

一九五七年任延庆县文化馆馆长，一九五九年调县文教局任文化科科长兼文化馆馆长，一九七二年调县师范学校工作。十余年来，他热爱群众文化事业，工作扎实，领导有方，把全县群众文化活动搞得很活跃。工作上，他狠抓基层群众文化活动这一重点，一抓到底，抓出了成效；方法上，敢于负责，重才爱才，依靠群众，充分调动大家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生活上，关心职工，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得大家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搞好工作。一九六〇年文化馆被评为北京市红旗馆，全国先进单位。杨鸿儒同志，于一九六〇年出席北京市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一九六三年出席北京市第三届文代会，并当选为北京市第三届文联理事；同年被选为北京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王 印 萍



王印萍同志，一九四九年参加教育工作，一九五一年任延庆县文化馆付馆长，后任馆长。一九八〇年调到图书馆工作，任县政协委员。

三十年来，他兢兢业业地工作，既是领导，又是一般业务干部。五十至六十年代，延庆文化馆有六、七名干部，每人身兼数职，写写画画说拉弹唱都得会点，他除去抓全面业务工作，自己还得辅导文学创作、美术、排练文艺节目。当时，在县城开展了书报阅读、出刊街头墙报、黑板报、大画牌，组织开展幻灯、曲艺专场、棋类赛等阵地文体活动。同时还要经常深入到基层工作。一九五九年，他和馆里同志背着乐器、幻灯，带着图书展览材料走遍“香村营水利工地”十里长渠，办起了“工地文化馆”，为民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一九六〇年，他作为北京市郊区群众干部出席了在昔阳召开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精神焕发，老当益壮，在群众文化这个阵地上，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做出新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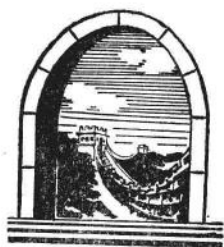
段 泽 璞



段泽璞同志，一九五一年参加教育工作，一九五六年调县文化馆任群艺辅导干部。曾先后在县电影队、剧团、文化局工作，任剧团团长等职，一九八三年任延庆县文化馆馆长。

他做群众文化工作三十余年，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工作积极，任劳任怨。他熟悉群众文化工作，从事过音乐、舞蹈、戏剧、图书、文物、电影以及行政领导工作，可称得上群众文化战线上的老行家。

他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导下，带领全馆干部，对文化馆工作进行改革，经过反复实践，提出任务到组，责任到人，经费包干，有奖有罚的分组责任制。打破了过去吃大锅饭的被动局面。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得到上级领导和群众好评。从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文化馆连续被评为县先进集体单位；他本人从一九八三年以来年年被评为本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热爱家乡征文单位：
县“五四三”办公室
县文化文物局
县教育局
县委宣传部
县广播科
县武装部
县文化馆
县创作协会
县妇联
县团委
县工会



责任编辑：孟广臣、姚二林

内部交换

编辑：延庆县文化馆

八达岭编辑部

出版日期：一九八七年三月

目 录

散文、小说

前言	陈 超
冬游龙庆峡	陈鸿光 (1)
我爱延庆	孟广臣 (5)
厚土的梦	吴小化 (8)
山区一日	赵歧森 (6)
永远离不开你——故乡	张永红 (8)
黑龙潭	冯 锋 (15)
登游海陀山	刘光海 (19)
我爱家乡——珍珠泉	曹仲科 (18)
故乡行	李自星 (16)
塞外延庆书法热	张志宽、冯 锋 (14)
一双凉鞋的联想	冯玉兰 (21)

报告文学、通讯

远方，一片绿色的海	连 禾 (10)
张广祥和棉织厂	翟 云 (30)
坚持走自己的路	羽佳、欣然 (22)

诗歌、曲艺、民间故事

清晨，我在八达岭上瞭望	王自明 (24)
烽火台（外一首）	王书林 (24)
延庆抒怀	陈 超 (17)
小村——我的家乡	黄德福 (25)
为你献上美的花束	阎克磊 (25)
我爱家乡妫河川	贺德起 (27)
啊，妫水河	刘利华 (26)
冬的采撷（三首）	张凤起 (23)
冠帽山偶题	陈 超 (20)
游松山（二首）	陈 超 (15)
我的家乡延庆好（数来宝）	于学海 (28)
六郎影（民间故事）	姚二林 (34)

延庆史话、其他

延庆石窟初探	丁 一 (32)
群众文化干部简介	孙 钊
封面设计	白恩厚
封二 摄影、美术、书法	鲁玉、胡国权、王占强
封三 篆刻	史长江
封底 长城烟火	周友华

冬游龙庆峡

陈 鸿 光

近年，首都四化建设的园林图景里，闪现出一颗耀眼的“新星”——龙庆峡。

龙庆峡在北京市延庆县县城的东北方，距县城 11 公里。延庆县位于北京的西北，距市区 74 公里。

由于工作需要，我的大部分青春年华都奉献给延庆县那块美丽的土地，那里可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做为离乡游子，我多么想即刻飞回去看看龙庆峡的风光啊！

说来也巧，今年农历的小雪刚过，天空便飘飘然地洒下一场小雪。几天后，残雪刚尽，我便同朋友驱车向延庆的龙庆峡进发了。

去龙庆峡游览，一般由德胜门外的北郊市场乘长途汽车，行约两个多小时即可到达。不便于长时间乘汽车的人，也可由西直门火车站乘京郊列车到康庄下车，然后再乘短途汽车前往。去龙庆峡的交通十分方便。

龙庆峡是个刚刚开放两年多的新景区，是个山峡中的小水库。可是，为什么她能在首都众多优美的景区中脱颖而出、金榜列名呢？为什么去那里游玩的人数竟由一九八四年开始接待时的五万人，一下增加到八五年的十二万人？而八六年仅五、六两个月便剧增到十万人！人们用“小漓江”“小三峡”赞美她如画般的美景。难道她引人之处仅仅于此吗？

我们一行四人以游赏之心，且怀探究之意冬游龙庆峡。

汽车从昌平县城西侧掠过，不久便进入大山的怀抱。初进山时，新修的路面上一直

是平坦洁净的，及至深入山里，越走路面上和两旁的积雪越多，汽车只好放慢速度。我们乘车的三人一面观赏车外的叠嶂残雪，一面闲话北京的名胜佳景。

汽车终于从崇山峻岭中钻出来，驶入三面环山的延庆盆地。

从车窗向前望去，只见远处一座雪峰兀立天际，那便是我非常熟悉的海陀峰。此刻，它正戴着一顶耀眼的银冠出现在我眼前。“海陀戴雪！”我忙指给朋友看。应该说，这是去龙庆峡途中常可见到的第一美景。因为峰顶高寒，一年之中除七、八月份，常有白雪复盖。多年未见此景，今日重见，不由想起许多往事。

“阳春三月春雨洒，洒过长城飞雪花！”望见雪峰和积雪的田野，我脱口而出。同车的老明颇感兴趣地问我是谁的佳句。我说：“有一次我从北京来延庆，进山之前一路春雨，不想过了长城便雪花飘飘了！要说是佳句还真是‘夹’句，是两地温差硬给‘夹’出来的句子！”听我这么一说，车上人都哈哈笑了起来。

刚谄的歪诗虽不是佳句，但也真真切切地道出了延庆与北京市区气温上的差异。

“延庆的高寒和昼夜温差大，莫非也是吸引游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忽然这样想。

汽车辗着白雪进入龙庆峡河口区。只见眼前横现一道高约十米的水坝，坝上有油漆栏杆，水坝两侧山势缓慢。我们停车在坝旁，登坝凭栏眺望，坝内有一个水平如镜的湖面，湖水尚未冻结。看此湖，湖面开阔，

岸植垂柳，要在夏季，这里一定是荡舟垂钓的好去处。湖后青山相衬，山下高处有一座巍峨堂皇的现代化宾旅楼。那光洁的楼体、金属门窗、茶色玻璃和古典式的琉璃瓦顶，使人在感到强烈现代生活气息的同时，又仿佛步入天上宫阙。

来友问我：“这就是古城水库吗？”话里似乎带几分扫兴的味道。是呀，古城水库就仅仅如此吗？我也茫然，因为同是初来人。

从接待室出来，我们才清楚，刚才看见的是龙庆峡的外湖，真正的水库还在里边。一位很热情的老王同志陪着我们沿山麓往北走。一路上不见有游人。老王说，湖水眼看就要冻冰，所以很少有游人来了。

我们前行约百余米，随路向左转过去。这时，在正西方向，我们才真切地看见龙庆峡大坝的雄姿。只见南北两侧峭壁陡立，好像刀劈斧砍一般，直耸天际。两侧青山在此中断。中断处的下方，横立着一座高近百米的水泥大坝，仿佛一扇神秘的石门，将两山连接起来，紧紧锁住峡口。看那大坝，陡若闸板，直上直下，巍然而立。我忽然想起《梦游天姥岭留别》一诗中“洞天石扉，訇然中开”的情景。但眼前毕竟是水泥大坝，既不会中开，也不会有诗人李白在梦中所见的“日月照耀金银台”的幻境，然而，不难想见：雨季来临，湖水暴溢，飞瀑直下，击谷拍石，其势如万马奔腾，那声响震山荡谷，那种情景，不也如“石扉”“中开”一样令人神往吗？如果真在那种时候到坝下，我想，仅瀑水荡起的飞烟，便可消涤一身的暑汗，何须陡崖蔽日和幽谷清风！

导游的老王告诉我们，他们计划用虹吸管把坝内的湖水引出来，在坝前搞成一个水帘，这样，游人不在雨季也可以看到飞瀑的壮观景象了。他们还计划在水帘后紧贴坝壁建一个形通路，游人可以走到帘后，观赏飞瀑障目的奇景。

水帘的奇景眼前虽未见到，但此刻在坝腰垂挂的几处冰帘却别有一番景致。冰帘长数米，是水坝泄水口渗出的湖水冻结而成。现在还不到隆冬季节，如果是数九天气，这里百丈冰帘倒挂，两侧青山衔银，该是一幅多么好的“悬冰图”哇！如果你雪后初晴来游，可远望冰帘垂玉、近观洁树琼枝。地雪天光，寒辉缴射。再沿山路拾级而上，置身半山彩亭之中，仰望青崖戴雪、雪云相连。俯视银壑横桥、桥壑一色，唏嘘四顾，真似幻入琼楼玉宇……

望见险峻的龙庆峡谷口，我们忘掉了旅途的疲劳，精神大振。年轻的司机小梁，竟飞快地向前跑去。

我们走过横在河谷上的长桥，踏着依山的石阶往坝顶上攀登。由于山隙流水漫阶而下，阶石上时有薄冰复裹，攀登起来倍显艰难。

终于，我们气喘吁吁地登上坝顶。这大坝长九十米，高七十米，目前是北京最高的一座水坝。

立于坝上西望，两侧都是耸立的峭壁，那深赭色的崖壁上，除顽强生长的荆棘以外，并无大树，但见石骨毕露，间或有积雪片片点点。崖壁下汪着一潭碧蓝的湖水，水面向西北折去，隐藏到峭壁后面。老王说，这就是古城水库，也叫九曲湖。

看那湖水，极清冽平静，水面距坝顶很近，使人有踏波履浪之感。回头再看坝下，坝壁直流千丈，令人目眩心悸，由此而知湖水之深。

记得，我初来延庆工作时，听人说古城有一个世外桃源，一次，市里一个美术院校的师生进去写生，返回的时间推延了一个星期，师生还舍不得离开。可见峡谷里多么美。可惜我那些年忙忙碌碌，总没时间来游赏。今天，仅峡口的险峻奇美，便令人心醉魂迷，湖内景观的大千变化，不知会多么诱人！

我前望碧水遥思遐想。骤然，风出幽谷，冽冽削面，水荡足下，粼粼微波，好似身随风摇，足逐浪起，荡然悠然，乘舟而去……

司机小梁突然喊道：“你们看，那石头多像个菩萨！”大家向他指处望去，果然在北面绝壁上有一块巨石，人的额、鼻、颏、颈俱全。老王说：“那是镇山如来。你们再看——”说着，他指着西南崖头上探出的一块山石，说那是“石熊跳崖”。一个探首欲跃的石熊，背衬天际，看去十分逼真。

我们离开大坝，穿过一段人工开凿的山洞，来到游船码头。正巧，一只送料船要驶进湖里送建筑材料，老王忙领我们登上船。

船离开码头，老王的“话匣子”打开了，他说：“龙庆峡分四大景区。第一个河口区咱们都看见了，第二个是神仙院山区。当年的神仙院规模挺大，有七十多间殿房，是崇祯十二年建的。可惜后来被拆毁了，现在还有宅基、台阶和石碑。顺着山路爬上去，能看见庙门前的那棵古松树，有二十五米多高，据说有三百八十多年的树龄。在庙的山门旁还立着一块大石头，人称‘天王石’，好像天王守门。在庙后，还可以看见‘石上松’。那松树从一块大石头上长出来，树身挺老高，顶上像一把大雨伞。夏天爬上山的人，都愿意坐在树下歇脚乘荫凉。”

“那儿有特别惊险的道儿吗？”小梁问。

“要走险道哇？小伙子，夏天你去试试，就怕你没那个胆儿！”老王说。去神仙院的山路险峻崎岖。最险的一处叫“老虎嘴”，游人须手攀峭壁石缝，腹贴石壁，寸步侧移而过，稍有失手，便坠入万丈深谷。神仙院以险著称，山高路险，是青年人登高探险的好去处。

船在峡谷里的水面上随谷蜿蜒前行。忽然老胡发现头顶上一棵古柏，便指给我们看。只见那树苍劲古朴，从峭壁上探身而

出，似与我们上下呼应。老王笑着说：“那叫磨腰树，你们哪位腰疼上去蹭一蹭，准好！”大家一听都笑了起来。原来，那树的上面是绝壁，下面是深谷，谁敢去那里磨腰呢！

船顺水路拐过一个大弯，便进入第三景区。只见迎面扑来一座高山，山体十分雄伟，冷眼看去，真像一座巨大的古钟，气势极宏伟。老王指着那山告诉我们，那叫“钟山”，也叫“擎天柱”。它的相对高度是三百多米，比乐山大佛还高七十多米。它两边的山一个叫“东大寨”，一个叫“西大寨”。有趣的是“东大寨”上有两组石块，远看像一猫一鼠，竟构成鼠追猫的趣景。我们尽情欣赏这里的景致：水清洌碧透，水平如镜，两侧群峰并列，山水相映，构成一幅优美清丽的画卷。这里的山水，既有妩媚秀丽的漓江风味，又不失北方雄浑壮观的气势。

船继续前行，眼前出现一座三面环水的山峰，似从水面骤然拔起。那山好像一只雄鸡，昂首高鸣。老王说，那是“鸡头山”，也叫“凤冠岛”。到夏天，山上草木丛生，通体翠绿，后衬群峰，倒影水中，构成极为秀丽的图景。夏日里，荡舟到此的游人，多摄影留念。

随着船行，老王指着两侧迎来的山峰，告诉我们：那峰顶椭圆的叫“寿星岩”；它前面小山包和伸出的石头叫“乌龟探头”；那像一把古剑刺天的山峰叫“剑峰”……这里真是群峰林立，极富特色。《延庆县志》这样记载：“山环水复，别闼仙枢。若新云欢夏，则碧峭摩天，翠屏开野。”过去峡内仅涓涓细流，尚无大坝蓄水，县志还记载游人的感受为“收清霭于衣襟，荡空灵于胸臆也”。如今已是碧湖九曲，山水交辉，春可看桃花映水，夏可观翠峰积霭，秋叶冬雪，晨辉月色，四时变化，气象万千。如果夏天来这里游玩，除迷人的景色外，泛舟湖上，不知该有多么清凉和爽快！

老胡忽然要求停船。船停下后，他要大家屏息倾听。这时我们才感到，这里真是静极了！没有风声，没有鸟语，更没有扰人的嘈杂，我们适才兴奋的心情立刻平静下来。这时，再看那积雪的群峰和蔚蓝的湖水，别有一番幽静中的美。

也许由于年轻，司机小梁耐不住长时间的沉寂，便把双手拢在嘴旁向着前方“啊——哦——啊——哦——”地喊起来。随之，四周也“啊——哦——”地回响起来。我们也孩子般地“啊——哦——”起来，于是，满峡谷和四周的山里仿佛有无数人在同我们呼应。由刚才的寂静骤转沸腾，使人周身的血又涌了起来……

船驶过南北两组笋状的石山，水面更显得蜿蜒曲折，这是龙庆峡的第四组峡谷区。这里每有一曲便出一景。船行于峡谷间，不由使人联想到三峡之胜。

船将我们送至“马蹄潭”便停下卸料。我们有机会细赏马蹄潭。那是由整块岩石围成的水潭，潭形如马蹄，水清见底。同来的女同志发现潭边石台上有一个形状逼真的马蹄印，便指着问老王。老王说，关于这马蹄印还有个传说呢！说是有一条小龙不愿与哥哥分家争财产，便化做一匹骏马独自来到这里，被这里的景色迷住，留连忘返，竟跳入潭中，于是潭边留下了马蹄印。这里叫“幽谷龙藏”。

由于船卸完料要回去，我们不能再往里深入，大家都感到遗憾。老王又向我们介绍了里面的“十八盘”、“造钱炉”和石灰岩山特有的奇景——“石崖叠翠”等主要景点特色。

在返回的船上，老王听我们夸赞迷人的龙庆峡，他自豪地笑了，说：“要说这儿，可真是个好地方呀，别的甭说，夏天那个凉快劲儿，就连承德的避暑山庄也比不上呀！”原来，龙庆峡的水面海拔高度比北京市区高出四百多米，七、八、九三个月的平均气温

比北京市区低近七度，比承德的避暑山庄气温还低。优越的气温条件加上迷人的山光水色，这里不正是首都人民和外国游人来此消暑旅游的绝好处所吗？老胡直后悔今年没能夏日前来。老王说：“不妨，不妨，再过个把月你们来看冰雕吧！这里冬天比北京城里冷多了，湖上的冰能冻一米多厚。到时候在冰上看雪景和冰雕，那个景致会更美！”

住在北京的人大多没看过冰雕，今年能在龙庆峡观赏冰雕艺术，而且是在高山峡谷之中的平湖之上，这真是首都人民的一个福音。我第二故乡的人民为丰富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不断做出新贡献，我感到兴奋和骄傲。

在返回北京的车里，我们又议论起龙庆峡为何能金榜列名的问题。同来的女同志说，龙庆峡山美水也美，美得令人心醉。小梁说，龙庆峡奇险，人在坝上就好像车走悬梁。老胡说，龙庆峡幽静，那里一扫城市里的喧嚣和繁华，静得似乎能听到自己心脏的搏响。我说，“你们说的都对，但还差一个字——凉！”

是啊，我第二故乡上的龙庆峡，是首都燕山山脉里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如果把九曲湖比做晶莹碧透的翡翠项链，那么，凡暑日登坝游湖的人，有谁没感受到“项链”那凉阴阴儿的、冰人肌肤、爽人心脾的清涼呢？！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于北京



我爱延庆

孟广臣

延庆，地处塞外。蜿蜒叠翠的群山围绕着一块小小的盆地，从境内发源的一条妫河，像铺展在平川上的一条带子，弯弯曲曲，流入官厅。五十年代修成的官厅水库和八十年代竣工的白河水库，就像两棵明珠，给塞外延庆增添了春光、秋色。

延庆，1980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南有举世闻名的八达岭长城，北有海拔2238米的海陀山峰。海陀山上的松山，已定为国家自然保护区，那里有原始次生林、有野兽、有可供人们沐浴疗养疾病的天然温泉。松山，山青水秀，如开辟为游览点，必将吸引大量游人。

与松山并排的龙庆峡，近年来，已成为人们瞩目的游览点，这里有三峡之险，有桂林山水之风光。逢星期日，游人多达万人以上。

明清县志，记延庆有八景：居庸叠翠、海陀飞雨、珍珠喷玉、榆林夕照、古城烟树、独山夜月、妫川积雪、岔道秋风。所谓八景，也无非是凑数应名。“积雪”哪里没有？“秋风”何处不刮？若今天再选八景，肯定不会再以“秋风”，“积雪”凑数了。且不说官厅湖水之绮丽，古城山水之秀美，单是白河水库就足以凑够八景：宏伟壮丽的

拦洪大坝、高达34米的进水塔、十四华里长的输水隧洞、凌空飞架的槽水槽、以及蜿蜒如带的环湖公路……哪一景不比“秋风”、

“积雪”更壮观、更引人、更有诗情画意？白河水库直接担负着北京输水任务，每日可输送水69.12万立方。除此之外，还可灌溉本县15个乡、280多个村的20万亩良田。这样规模宏伟、任务艰巨的引水过山工程，在旧社会只能是望而兴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延庆，南挹居庸之翠，北距龙门之险，是南北交通要道，是防护京城的屏障。八达岭历来是军事要地，古人云：“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由于地理位置在军事上的重要，所以延庆这块地方，自有人居住以来，就不断地发生战争，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即公元前26世纪，传说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的阪泉之战，就在妫河流经的川上。西汉周勃、卢绾战于上兰。（延庆境内）东汉刘虞、公孙瓒战于居庸，也是延庆。北魏杜洛周起义，随末高开道起义，五代李克用伐幽州，大战李匡筹，辽宋，金伐辽，均居庸关，擒耶律大石，元朝王禅进攻居庸，明朝“土木之变”，嘉靖年间伊达人七次入侵延庆地区，清朝八国联军入侵，民国冯玉祥与秦军南口之战……延庆，是一个古战场，是历代兵家争战之地。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延庆，由于战争破坏，曾是几兴几废，每经一次战争，人口就减大半。公元四世纪，北方十六国大乱，五世纪杜洛周起义，到公元六世纪才得到暂时平息。二百年的战乱，由四千七百户减少到九百四十二户。明朝一次有名的“土木之变”，使人口损失了百分之八十。战争，这个在阶级社会里不可避免的怪物，曾吞吃了延庆多少人的生命，给延庆人民带来多大灾难啊！

“向来边陲地，今见风尘清”。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延庆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过上升平岁月。古诗人笔下

山区一日

赵岐森

经常是睡梦中，农民们赶牛的吆喝声，小鸟的歌唱声，鸡鸣狗叫声，谱成一支美妙动听的晨曲，一天生活开始了。

起床后，惯例地去河里提水做饭，我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迎着火红的朝霞，踩着蜿蜒小路，一步一步地向河边走去。

锅里添上水，架上一灶山柴，火苗在灶膛里欢快地跳着笑着，我忙里偷闲地打开教科书，边熟悉今天要讲的教材，边看锅做饭。

吃过早饭，无意地从窗口向外望，只见炬炬小火苗，从各沟沟岔岔流向学校。

望着望着，刚来时的情景象电影一样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就是这些小火苗和村长，赶着毛驴，翻山涉水，走十五里山沟，到车站接我。我和村长刚见了面，一个学生扑闪着大眼睛对我说：“老师，您还走吗？”我惊奇地看这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什么竟

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说：“不走了，在山区扎根了。”“老师不走了！老师不走了！”把同学们高兴得跳起来，呼啦一下，欢快地把我围住。一时，师生之间显得那样熟悉，那样亲切。一路上，同学们拉着我的手，有说有笑，问这问那，但我一直揣测那个同学的那句话。后来，从村长口中得知。由于山区艰苦，青年人谁也呆不住，顶多呆上一个学期，刚混熟就走了，要不就是来个三个月两个月就泡蘑菇不来了。所以，几年来这里的学生就没有考上中学的。我暗暗地点了点头。

学校座落在山脚下，一过梁膀就看见村边站着很多人。老头老太太拄着拐杖，妇女抱着孩子，男人们用草帽扇着风，他们边谈边向我们张望，看来，是欢迎我的。一进村，他们热情地向我打招呼，一齐走进了学校。此情此景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山区多

的“夜半弓刀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变成了“夜半铁锹声”，组织起来的人民，在这块被战争摧残过的古老的土地上，兴修水利，整建田园，乡村的废墟上建起了一排排新房，城镇里竖起了一幢幢高楼，公路四通八达，高压电线伸到全县各个角落。过去，近于原始社会的山区人民生活，一跃进入了社会主义，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深山区社员家里有沙发、立柜、电视者，不乏其户。古诗人描绘的“民家坐土炕，嬉笑围老稚”，如今应该是“民家坐沙

发，喝茶看电视”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延庆更是出现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农业上改变了生产结构，实行工农商联合经营。乡乡村村办企业，广开致富门路，人均收入大幅度上升，从一个贫穷、落后、发展缓慢的县，一跃而为京郊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先进县。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党的政策的威力，正在使这古老的塞外发生着更大的变化。啊！塞外——延庆，这曾被战火烧焦过的土地上，必将会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

么需要教师呀！

这里的条件的确很艰苦，离中心校五十里，开会办事很不方便，买粮买菜还得到山外去买。工作吧，这里是单人岗位，上至校长，下至工友，一至六年级大复式，别的科目不说，光语文、数学教材、教参就是24本，一大摞呀，就是看一遍，得多长时间！学生吧，大的十四五岁，小的刚摘掉屁帘子。就是这样一个班，一节课之内，同时都要授课，尽管我是有五六年教龄的老兵，但复式班，特别是大复式，那还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我犯愁了。

第一节课，我想把自己几年来摸索出的课堂教学本事，全都施展出来，在学生面前震一震，于是我佯做沉着冷静地走进课堂，可一讲上课，就不是我啦，刚讲完这个年级，又赶快给那个年级讲，就象木偶演员一样，忙得不可开交。一节课上了足足两个小时，结果还是拉了簸箕斗动弹，幸亏山区的孩子老实，也不敢动，有的孩子尿了裤子。一天下来，头大眼黑，精疲力尽，刚来山区那种激情，犹如黄瓜打驴——凉半截。悔恨当初不该来，难过得我竟流下了热泪。

“赵老师！”我一听就是村长的声音，赶快抹去了眼泪，答应一声。

“走，吃饭去。我知道这一至六年级在一起不好教，您又刚来，当时就在我家吃饭，过一段，情况熟了，工作顺手了您再单吃。”

“我吃过了。”

“别客气，跟我们山里人打交道，就需要对白砸磨扇——石（实）对石（实）。 ”

对村长一片诚心，我只好跟他去了。我们边吃边聊，他给我做了不少思想工作，使我的心情才安稳些。

后来，山外边连续搞了几次复式班教学公开课，对我这个门外汉启发很大，使我对复式班失望的心又复活了。思前想后，我决心大胆地进行摸索，非搞好复式班教学不

可。经过几年的刻苦钻研，终于摸索出复式班的特点是直接授课和自动作业互相交换，授好课的关键是搞好“动静搭配”，“小助手”配合默契，自动作业设计科学。现在教复式班能够得心应手了，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一天，放了学，我顺手打开收音机：

“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我这个“一头沉”，上有老，下有小，家里还有口粮田，我远离家乡，妻子里里外外一把手，想到此，我真地想家了。

“老师，”清脆的叫声打断了我的回忆，翻身下床，只见张张笑脸走进来，我奇怪地看到，他们的手都背在后边。

“老师，今天是中秋节，您远离家乡，我们几个同学商量，今晚和您同度中秋节。”

“好哇！”

“我们自编自演一个节目——献礼物”。说着节目就开始了，一个一个地唱着：

“八月十五月儿明呀，我给老师送月饼呀，祝福老师全家好呀，幸福生活日日升呀！”

“八月十五月儿明呀，我给老师送红星（苹果）呀，祝福老师身体好呀，工作学习打先锋呀！”

礼物一人一样，歌儿一个接一个，顿时，我的宿办室欢声笑语，人人乐得合不拢嘴。

节目演完了，同学们把歌声带走了，我心潮激荡，夜不能寐。

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形象又浮现在面前。他们是多么活泼可爱的孩子，他们又是多么需要老师培育呀！他们使我增添了克服各种困难的力量，使我牢固地树立起坚持山区教育的信心和决心，促使我要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山区教育，把这些幼苗培养成参天大树。

厚 土 的 梦

延庆县面粉加工厂 吴小化

延庆，是我诞生的地方。听母亲说，22年前，我们全家从唐山市落户到延庆没几天，我便降生了，降生在这块仁厚的土地上。

从懂事起，我便知道了，中国有个万里长城。代表长城的是举世闻名的八达岭，而延庆就在巍峨壮观的八达岭脚下。她不仅是延庆人民的骄傲，也是十亿华夏子孙的骄傲。我曾多次攀登八达岭长城，儿时攀登以高为乐，少时攀登以险为荣。而现在呢？更多的还是思考。

延庆是美的，她具有独特的美。四季分明的气候是大自然赋予延庆人民特殊的恩赐。延庆盛产玉米、土豆，且品质优良；而延庆的“国光”苹果更是色、味、型俱佳，在全国名列前茅。

延庆是美的，她南有蜿蜒雄伟的长城，北有小漓江之称的龙庆峡，西有千年历史的原始森林，东有高山平湖的白河水库。这些名胜古迹，囊括了中国风景之优美，给延庆人民提供了休养生息的舒适环境。尤其是延庆的夏风，是任何一个到过延庆的人都难以忘怀的。一过居庸关，汗涔涔，粘糊糊的贴身衣，顿然爽身。在这里，电扇不是太多了吗？人们买它实足是一种富足的消遣。

延庆是美的，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着美，但是这块仁厚的土地，蕴藏的能量也是有限的，她需要人们不断地用汗

水浇灌养育，如果人们只是一个劲地索取、索取。仁厚的土地也会出现秃岭，枯河、贫脊。我深深地感到为这块厚土不断输入新的血液，是我们的责任。

梦，多少次梦呀，厚土的梦。我看到在这块仁厚的土块上，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所所别墅依山傍水，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科学家，到这里消暑避夏，考察访问，这里成了写作中心、科研中心、教育中心……，我驾驭着小舟，在梦的海洋中畅游，延庆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化作小舟的双桨，游啊游。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我的户口转到了承德，但我一直没有走。我舍不得离开抚育我的这块厚土，因为我的梦，很多很多的梦，要在这里变成现实。仁厚的土地啊，牵住了我这颗游子的心。

母亲常对我说：你最爱的地方，便是你最好的位置，也是最美的地方。是啊，母亲的话是对的。我想起了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

仁厚的土地啊，我不仅仅是陶醉在你美的怀抱中，更因为我要在这块仁厚的土地上实现我美丽的梦。

永远不离开你

——故乡

东白庙中心校 张永红

我从小生在大城市，长在大城市，六九来到了农村——香营乡，白庙村。在这不到二十年的生活中，和这里的人们相处在一起，我深深地爱上了第二个故乡——白庙。

故乡——白庙村，它一面靠山，三面被一望无际的田野环抱，两条弯弯曲曲的水

渠，穿过村东西两面的梯田。水碧山青，美丽富饶。

东面的田地，种了许多果树，现已成了果园，有核桃、苹果、梨树、杏树、海棠……

秋天一到，果园里颇有一番迷人的景色。核桃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站在枝头，秋风一吹，摇晃着头，好象在对人们说：“我熟了，我熟了……”白露一到，人们拿起木杆，把核桃打落下来。

果园里最多的要数京城闻名的国光苹果，它那青里透红的脸蛋，发出诱人的香味。

果园旁边有条二尺多宽的水渠，笔直地从北坡向下伸延。你如果在地头坐着歇息，顺着水渠仰头向北望去，绿色的水，从上泻下，犹如瀑布；当你直起腰的时候，水渠变成了弯弯曲曲的小溪。清澈的小溪水，好象顽皮的孩子，时而哗哗地欢笑，时而叮叮咚咚地歌唱，欢快地向前流去。

村南面是一望无际的肥沃的田野。秋天，金黄色的谷穗，沉甸甸的，在艳阳下，闪着金光；高粱涨红了脸；还有那棒槌似的玉米。农民们开镰收割了，场上，打谷机奏出欢快的丰收凯歌。清晨，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朝霞把果园、小溪都照得闪烁着红光。红领巾们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迈进学校的大门。

村民的房屋。都是一排排整齐的红砖大瓦房，宽敞明亮。屋里有沙发、立柜、电视机。

啊！故乡。望着你那流淌不停地小溪清水，望着你那象大海波浪一样的连绵起伏的绿色群山，望着你那一眼望不到边的肥沃的土地——啊！故乡，你的美丽让人倾倒，你的富饶使人骄傲。

人们向往大城市的生活，但我却舍不得离开这第二个故乡。也许你会说故乡的风景把你迷住了。是的，美丽的景色使我流连忘返，朝夕相处的故乡的人们更使我舍不得离开。我永远不离开你——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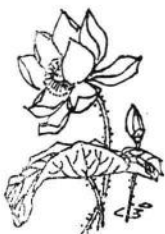
故乡的人民把温暖送进了我的心窝。那一件件、一桩桩暖人心的往事，至今仍就象发生在昨天一样，使我难以忘怀。

记得七八年三月，一个刚刚九个月的男孩，被麻疹与合并肺炎夺去了生命，我悲痛揪心。社员们知道了，赶来劝慰；学生们知道了，也赶来了，有的说：“老师，您别伤心，我们都是您的孩子，您就是我们的妈妈。”有的同学说：“老师，我今后，一定当好您的孩子……”

同年七月，当我生育女孩时，又是学生和学生家长门送来了温暖。当他们听说我坐月子了，拿上鸡蛋、红糖送到我的床前。白天，我爱人上班了，有的家长，怕我月子里一人发闷，吃完饭就陪伴在我床前，问长短问。月子的第八天，一封加急电报，送来了母亲去世的噩耗，家长们，社员们又闻讯赶来，送来了千万句体贴入慰的话语。当我上了一天课后，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中，社员们已经把菜送到家中。逢年过节，他们送菜、送豆腐、送糕、送粽子，他们比同胞姊妹还亲啊！

八三年，我因心脏病发作，送进了医院。当时，我爱人根本上不了前，周围围满了学生。穿衣、穿袜穿鞋的是学生；扶我、背我、抬我的还是学生。每天放学后，同学们轮流去看望我。尽管当时天气已凉，但同学们步行七余里，个个走的满脸通红，汗水象“小溪”从脸颊上淌下来。我望着那一张张可爱的脸，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寒冷的冬天到了，一到雪天，同学们起的格外早，他们用铁锹，一铲一铲地铲，用笤帚一下一下地扫。从教室扫到校门口，从校门口沿着公路，一直扫到我住的家门。这样懂事的孩子们，他们的身影，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啊！故乡，我永远也不离开你。因为你山青水绿，美丽富饶，赛过江南。更因为你有这样富有情感的人民，你将永远是我的故乡。



远方，一片绿色的海

(报告文学)

连禾

这一条迷人的小径
或许会使我行走毕生
为着绿色的期冀
能不摇动心旌

——徐刚：《九行抒情诗·小径》

到底是塞上，刚出十月，便已西风瑟瑟，寒气袭人。树叶落尽了。田埂上的白茅草在风中颤抖。放眼四顾，不见一丝绿。而我，却踏着深秋的风，去作关于绿的文章。

我去延庆县井庄乡三司村，采访北京市绿化美化积极分子——卫桂英。

卫桂英的名字，在延庆县很响。

她是靠承包荒山、植树造林出名的。一九八四年至今，她已承包荒山三千八百多亩，植树七十多万株。为此，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走上报纸，走进广播、电视，还从县长手中搬回一台彩电。

“当代穆桂英”、“弹响绿色旋律的人”……她得到许多溢美之词。

“绿化积极分子”、“造林模范”、“三八红旗手”、“文明标兵”……她有了许多桂冠。

然而，卫桂英并没有先富起来；至于将来，她会富到何种地步，或者竟穷起来，难说。

我只想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了解卫桂英的创业历程，她心灵深处的隐秘，她的苦衷……

她的眼前，总有一片绿色的海

中等个头，眼睛大而有神，额前刻满细密的皱纹，热情精干，动作麻利，衣着整洁。我想象中的卫桂英，正是这个样子。我很为自己的想象力自豪了。不过，也有不曾想到的：刚交五十，已有三分之一的头发白了，眼窝青癯，大概睡眠不足。也难怪，除忙造林绿化外，她还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的要职。百多户人家的村子，诸多事体要她操心，怕睡不了几个安稳觉。

卫桂英家小院的四周尽是树：刺槐、红果、白杨……站在门前或坐在炕头，都望得见六七里外起伏的山峦。那是怎样的山啊：秃秃的，瘦瘦的，象个营养不良的流浪汉。山顶上、悬崖下，星星点点的茅草在风中摇曳。我想，即便盛夏，那山也绝不会绿。

卫桂英。面对这片荒山已经三十多年了。

出嫁前的卫桂英不是这里人。一九三七年，卫桂英诞生在延庆县白河堡乡柏木井村。那里的山才叫山呢！重峦叠嶂，险峰突兀。特别是那厚密的森林，一到夏季，葱葱郁郁，绿涛滚滚。当年，那里曾是八路军北平游击队的根据地。她的父亲是村长，母亲是妇救会主任。因为一家子都是共党分子，日本鬼子、还乡团三次烧她家的房。不过，

山里木材充裕，烧了盖；而且，一次比一次宽敞。有一回，九岁的卫桂英给游击队送信，不巧，被敌人发现了。凭着地形熟，加上草深林密，她才得以脱险。对森林树木，卫桂英怀着深深的依恋之情。

嫁到三司后，看到这里的秃山衰草，看到盖房的乡亲跑很远很远的路买木材，她着急上火，却没办法。三司人没有种树的习惯。五六十年代，在上级催促下，也造过几次林，因为缺乏管理，造林不见林，卫桂英怀念森林；怀念家乡那一望无际的绿海。她多么希望三司也长出树木，长出绿。……

“你看，远方——就是那里，有一片绿色的海。”卫桂英神往地说。

“你……说的是将来吧？”我有点茫然。

“不，就是现在。真的，我总能看见那片海，绿汪汪，无边无沿；无论早晨傍晚、阴天晴天，我都能看见。”

莫非是海市？怪啦，我却什么也没看见。卫桂英的眼睛怕是出了毛病。

仔细一想，也不怪。卫桂英是从绿海中游出来的；而且，她的脑中装满绿的向往。

“远方，一片绿色的海。”卫桂英还真有点象诗人呢。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卫桂英没有陶渊明的隐逸高雅，却也荡漾着一腔绿色的诗情。

她是这样算帐的

一九八三年底，北京市政府提出了《关于放宽林业政策，加速郊区荒山绿化的意见》。卫桂英梦寐以求的时机来了。她兴奋。她跃跃欲试。三司村有一万五千多亩山场，若都造上林，三司村就大变样了。

很快，乡政府公布了承包指标，主要条款是：

（一）承包期限四十年，合同期满，每

亩山育林留存率80%，有效株数百棵以上。

（二）三年内栽完幼树。前十五年收入归承包者，后二十五年收入二、八分成（承包者得八成），承包者子女可以继承。

（三）根据规定，国家为每亩荒山拨挖坑款八元，栽树款二元。

人们开始算帐了。造一亩林，挖坑栽树约需七八个工，每天只收入一元多；而外出打零工，一天也赚四、五元；还有管理，不知要投多少工。十五年内基本没收入；十五年后收入也不会多；四十年后，谁知政策会变个啥样。结果是：不合算。所以，尽管乡、村干部反复动员，也没人报名。而且，原先已报名的三户也打了退堂鼓。

卫桂英失眠了。大森林里捡榛子、采蘑菇的童年，三司村荒山秃岭留给她的第一个印象，年年水土流失的土地……一幕幕闪现在眼前。三天后，一脸疲惫的卫桂英第一个在合同上签了字，而且承包数多达三千八百五十亩。

“真是‘傻帽’！”头发长见识短嘛。”“等着瞧，有她毁合同那天。”……各种各样的议论传到卫桂英耳边。卫桂英什么也没说。下了决心要干的事，就非干成不行。卫桂英就是这样的。

她是这样算帐的：

时机÷勤劳=树林=绿化。

国家需要木材，需要绿化。

她实现绿色梦的时机来了。她要给子孙后代留一片绿色的山。

再说，国家还给钱。

再说，二十五年、四十年后，个人也会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

也许，卫桂英的算帐法不很科学。但她就这样算。她是把个人、集体和国家放在一起算的。她是把历史、现实和理想放在一起算的。

卫桂英是最会算帐的人。

“四十年后，树木成林时，你可九十岁了。”我对她说。

“那没啥。也许，我根本活不到那天。可是树有了，山绿了。再说，我的后辈儿孙还能获利。那可是能继承的呀。”她很开心地笑了。

将来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所有制、生产方式、分配关系、政治制度，卫桂英绝对说不清。但，这决不影响她有一个美好的绿色的理想。

驴背上的“将军”

没有恒心，没有毅力，没有吃苦精神，任何事也办不成。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不过，当今世界仍有许多人将其视为座右铭。卫桂英就是一个。

卫桂英向荒山开战了。她十分清楚肩上担子的分量。她要豁上老命去干。

一九八四年七月的一天，她早早起来，还特意梳洗一番，便向承包山场走去。她想实地勘察一下，以便决定作战方案。眼前的秃山似乎俊气了些，脉脉含情地瞧着她。她觉得有一股难以名状的激情在胸中翻涌。

经过勘察，她决定当年先实验性地栽七百亩油松。根据合同要求，每亩要挖长1米、宽0.8米、深0.6米的鱼鳞坑一百六十七个，栽树二百二十株。七百亩共需挖坑十一万六千九百个，栽树二十三万三千八百株。

象一个临阵前的将军，卫桂英开始了紧张的战斗部署。她把在外当合同工、收入颇丰的丈夫儿子调了回来，又把七十四岁的老母接来当“后勤部长”，掌管全部家务。

战斗打响了。荒山在看着她，几百双眼睛在看着她。

第一天下来，她就有点沉不住气了。除掉往返走路要一个多小时外，剩下的时间，每天只能挖一百多个坑。照这个速度，光挖

坑也得二年多，更不必说栽树了。她当机立断，决定发动乡亲有偿帮忙，每挖一个坑付酬五分钱。算一下帐，每挖一亩，卫桂英要付出酬金八元三角五分，而国家补助只有八元。这样，挖七百亩，卫桂英要赔进二百多元。为了及时栽上树，卫桂英咬咬牙，认了。谁让她想要一片绿色的海呢。来的人还是不多，不久，卫桂英狠狠心，又把挖一个坑的酬金提到一角。而且公开声明：“老娘们说话也算数，即使卖房也付款，决不食言。”

“你咋尽干赔本的买卖，这日子还过不过了？”丈夫吼叫着，提出抗议。

“妈，老这么干，咱可赔不起呀。”儿子心平气和地劝说。

卫桂英只好用“大道理”来说服他们。尽管不乐意，丈夫儿子还是服从了她。

第一次酬金兑现后，挖坑队伍很快增加到三十多人。卫桂英俨然成了“统帅”。她这边看看，那边量量，严守质量关。人都是肉长的，卫桂英终于顶不住过度的劳累，病倒了。她咒骂自己的身体，不该在这个时刻倒下。稍好一点，她就让儿子牵出自家的毛驴，骑着上山，指挥战斗。乡亲们戏称她是驴背上的“将军”。

在“将军”的指挥下，只用了五十多天就完成了七百亩荒山的挖坑任务，并顺利栽上十三万多株油松。

初战告捷，卫桂英总结了经验，开始全线出击。大南沟——老虎石——清贝沟……仗，一个接一个。目前，卫桂英已完成三千二百五十亩，共栽树七十一万三千九百株。

漫山遍野的绿色士兵，正列队向“将军”致意。

在另一条小径上攀登

从家门到山场，是一条六里多长的曲曲折折的小径，上面布满棱角分明的石块。每

天，卫桂英都要往返一次。这，难不倒她。她是山里长大的，而且有一双天足。应当感谢妈妈，当年，她的眼泪使老人家心疼，只给她裹半天脚便放开了，才使她今天能甩开双脚翻山越岭。

但是，在另一条小径——通向科学的路上，卫桂英却走得十分艰难。

现在，干什么都讲科学。植树造林也有许许多多学问。卫桂英只念过三年书，听技术员讲起土壤质地、温度湿度、生物防治、波尔多液等大名词，便成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路是人走出来的。上初中的女儿为她念了马克思攀登科学顶峰的名言。她觉得这个德国大胡子说得不错。到不到顶不去管它，反正越攀越高，眼界也会更开阔。

她跑到乡里县里，向林业部门要了一大堆书，还订了《北京林业通讯》、《绿化与生活》等杂志，认真地啃起来。深夜，碰上拦路虎，她只好一次次打断闺女的好梦。

于是，她知道了世界人均绿化面积为22%；而中国，只有12%。

于是，她懂得了植树造林的益处不仅仅在于生产木材，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人类生存环境。

……

一九八四年，七百亩树坑挖好后，已是十月底了，秋季造林已近尾声。栽吧，怕冻死；不栽，又得耽误一年。卫桂英搬出一摞资料，东翻西找，终于查到一条“培土防寒”的经验，决定试一试。第二年春扒开土后，小油松苗竟鲜绿如初。她乐得差点跳起来。由副县长主持的现场会在三司的山坡上召开了，卫桂英承包荒山和科学育林受到表彰。她兴奋、自豪，更加相信科学的力量。

大面积造林，要许多苗木。全靠买，不但经济负担重，而且苗源也不足。卫桂英听说有一种营养钵育苗法，便跑去向乡林业技术员请教，又查阅了大量资料，开始在房前

屋后搞起试验。她按书上介绍的配方制出苗坯，精心管理，终于获得成功。一九八五年，她在一亩八分地内，育出刺槐、油松、侧柏等苗木十三万多株。

在科学的小径上，卫桂英艰难地跋涉着。她知道，对于她，光辉的顶点十分遥远；可她不怕，她要勇敢地向上升。她一定会攀上顶峰的。她是一个那样踏实执著的人。

……

卫桂英是事业的强者，胜利者。她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不过她也有自己难言的苦衷：树栽上了，保证验收合格；但管理呢？近四千亩山场，光看林也得两个人，谁出工钱，十年八年没啥收益，自己又掏不出。卫桂英告诉我：据报上说，我国解放以来栽的树，如果都活下来，中国早绿化了。可现在，还是光秃秃的，主要是管理不善。前不久，市林业局一位领导同志来看卫桂英，踌躇再三，她终于把自己的忧虑说了，那位领导很重视，答应马上反映。希望能尽快有个让人满意的答复。眼下，卫桂英正考虑以药、以农养林和加强管理的措施。路，还长……

* * *

夕阳西下，卫桂英带我去看她承包的山场。通向山场的小径很窄，凸凹不平。卫桂英说，她喜欢这条小径，也许她这辈子就在这条小径上一路走下去。小径的尽头便是山，还是秃秃的。但，就在草丛下、石块中，一个个绿色的小刺猬正探头探脑。啊！我看见油松了。我看见绿了。

似乎，我也看见了远方那片绿波荡漾的海。